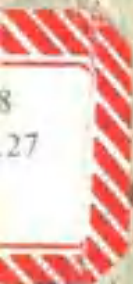


幽灵门

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幽 灵 门 (上) 陈青云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(北京白石桥路二十七号)
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2印张 406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100000册

ISBN7-81001-081-5/I·27

定价：6.25元

第一章 生命哀歌

雪，使这大地变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，使这荒山深壑之中，见不到飞禽走兽，在朦胧的月光照射下，这里像死亡之地！

“鬼王崖”上的一座茅屋也被大雪封盖了，这时，从茅屋之中，传出了一缕悠扬的琴声……

那琴声哀婉、幽绝、凄伤无伦！

——这像一个伤心之人，弹出了他生命中的哀歌，也像要把心头的忧郁与悲伤，从琴声中发泄出来！

朦胧的月光，穿过了茅屋的窗口，照在了一个少年英俊而又略带忧伤的脸庞上，他坐在窗前凝视着这一片雪地，手在播弄琴弦，弹出了那生命的哀歌！

飘飞的雪片，像是为这极度悲伤的音调而哭泣……

他是谁？为什么会住在这人迹不见的“鬼王崖”？

琴声，终于停了下来，随着琴声的停止，四野骤呈死寂，他沉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目光依旧凝视着屋前的银白雪地！

他喃喃自语：“十五年了……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日子？……”

是的，十五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，而他却在凄凉中，在

这里渡过了悲怆的十五年，除了沉长的叹息之外，他一生之中，从未欢笑过！

某些时候，他怀疑自己的存在——甚至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，是的，他活着的是一具躯壳，创伤的灵魂！

好像，他与这世界完全隔离，人世之间，没有他追求或想要的东西，打从他懂事起，他便跟他师父住在一起，他还有什么追求的呢？

他又沉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但他没有挪动脚步，痴痴地站立着，他的耳际，朦胧中飘过了一个声音：

“……徒儿，如果我五年后的今天没有回来，你可以离开这里……撕开我留给你的这一封信……”

现在已整整五年了，那位不知名的独臂铜父，从未回来过。

他担心过师父的安危与生死，五年前，师父带着沉郁的脸色与心情而去，五年的漫长日子，音信全无。

他师父要他走，可是他应该去哪里？哪里又是他该去的地方？是的，除了他师父之外，他再也没有一个亲人。

他从怀中，取出了他师父临行时交给他的那封信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好像这封信里所写的是一件悲惨的事！

他撕开了信，但见信上写着：

“世烈爱徒：

当你看到此信，我可能已死亡，你可即刻下山，去乌龙山找‘追风堡’堡主‘追风铜’！

师父”

俊美少年王世烈看完了信，茫然地站在那里，他分辨不

出这封留信是什么？

他师父会死？他内心在叫着，“不……不，他不会死，我……一生之中，只有这一个亲人，他不会死……我要找到他……”

他的内心在叫喊着，脸上依旧没有一丝表情！

“追风堡”堡主是谁？为什么叫自己去找他？难道他师父是死在“追风铜”之手？

王世烈想到这里，脸上倏现杀机，他拿起那柄铁琴，他要去找“追风铜”，当下向茅屋之外行去，屋外，雪依旧在飘飞着……

他停立雪地，望着山头那间茅屋，脸上的神情更加忧郁了，也更加惨然了。

是的，在他离去之前，他不能不对这间所住十五年的茅屋，感到无比的眷恋与追忆！

他终于咬了一咬钢牙，转身急奔而去，他的身影，在大雪飘飞中远去……消失了……

王世烈离开了“鬼王崖”，下了王屋山之时，已是天亮时分了！

就在他急奔之际，突然一声惨叫之声，从遥远的一座山峰上，传了下来，这一声惨叫，凄厉无比！

王世烈闻声，心头一寒，不由把脚步停了下来，他常年住在荒山之内，几曾听过这般凄厉的惨叫之声？

倏地，又是一声惨叫之声传来……紧接是一阵阴冷而又可怖的冷笑之声传来……

王世烈似被些这声音骇住了，一时不由傻傻地站在那里……

哇哇哇……一阵四声惨叫之声，再度传入耳际，王世烈打了一个冷战，感到一丝可怖的感觉，涌上了心头。

他一弹身，倏向那座峰头，射了上去。

他飘身一跃，已出了数丈，从他这飘身之法上，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身负绝世武功之人！

就在他飘身之际，一条人影，急速如飞，朝峰下射落，几乎与王世烈撞个满怀。

两个人同时闪开，王世烈抬眼一瞧，心头一震，但见三丈之外，站立了一个全身遍黑的黑影。

王世烈打了一个冷战！

那黑影，身形一划，像幽灵一般，瞬已消失！

王世烈不寒而栗地又打了一个冷战！

他良久才弹身跃上了峰头，举目四顾，但见峰上有一片小小广场，峰岩之上，写着三个大字“日月峰”

峰上，建着一座小亭，书写三个金字“日月亭”，王世烈目光过处，脱口叫了起来！

亭前，躺着六具尸体，每一个人年纪均在五旬开外，有僧、俗、道三种！

每一个人的脸上，均显出了极为可怖的神情，似是在死前遭遇一件极为可怖之事！

王世烈目睹此情，不由为之打了一个冷战，他几曾见过这种惨绝人寰之事？六个人横死雪地。

这些人是谁？是被何人所杀？其中原因决非寻常，原先那黑影就是杀这些人的凶手？

王世烈想到这里，疑念丛生，在他第一次下山，便碰到这一件恐怖之事，的确是令他不寒而栗！

久久，但见六个人中，有一个金衣老人痛苦地颤抖了一下身子，王世烈一个箭步，但见那金衣老人还活着只是他口中鲜血不断溢出。

王世烈心头一动，他右手一扣，封住了穴道，对方轻哼一声，静静地躺了下去。

王世烈功运双掌，扣着对方的穴道上，推出了一股内家真气，不久，对方已悠悠醒了过来……

金衣老人有气无力地睁了一下眼皮，看了王世烈一眼，启齿良久，但又说不出一句话来！

王世烈急急问道：“你……们为什么……被……杀？”

金衣老人吃力地问道，“小哥儿，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在下叫王世烈……你……们是谁？……被……谁杀害？”

“我们是‘剑……海六友’”……说到这里，他喘了一口气，才又说道：“小哥儿……你愿……意……帮……我一件事？……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请你……到……我家里，告……诉……我……女儿……我……死了？……”

“愿意，你……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

“我……是‘雷电手’……住开封城外‘天雷莊’……你……一问便知道了……”

“我一定为你办到……”

“雷电手”伸出了那无力的手，想做什么，而又力不从心，王世烈急说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为……脱……去左脚……靴子……”

王世烈一怔，他忙用力为他脱去了靴子，送到了对方的手里，道：“靴子在这里！”

“雷电手”取过了靴子，倒了过来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靴子中，掉下了一个东西来！

王世烈举目一瞧，但见掉在地上的一枚用金子做的金钱，他就想不出“雷电手”为什么会把这一枚金钱，放在靴子之中！

“雷电手”吃力地说：

“你……看到……那枚金钱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们……均……为这金钱……而死……”

王世烈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为……这枚金钱而死？……”

“是的……你……好……好保存它……”

王世烈急急问道：“到底是谁杀了你们？”

“是……是三……”

“三”什么他没有说出，头一摆，脚一蹬便魂归九泉

……

王世烈嘶声叫道：“三什么？”

可是“雷电手”死了，他再也不会回答了？

“三”代表什么？

三个人？或者三个门派？或者“三……”是一个人的外号？

王世烈拾起了那枚金钱，站了起来，他的目光，落在了金钱上，这枚金钱约一寸方圆，打造得十分精巧，一面打造着一个人像，另一面写着一个字：“皇”。

王世烈自然想不出这“皇”字代表什么，当下将那枚金钱，纳入怀中，望了“雷电手”及另五具尸首，他终于弹身下了“日月峰”！

王世烈甫自下了山峰，倏见一条人影，向峰上奔来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了王世烈的身前。

来人，是一个头带斗笠，手握钓杆的老者，对方看了王世烈一眼，弹身向“日月峰”上奔去！

王世烈怔了一怔，他也弹身飞奔而去。

王世烈奔了一阵，才把脚步停了下来，他茫然自问：“我先去‘天雷庄’？或是先去‘追风堡’？还是先去‘追风堡’查探师父下落要紧！”

心念打妥，他弹身向乌龙山奔来！

他明白他师父去找“追风堡”堡主，其中当非无因。难道“追风堡”堡主真的是杀害他师父之人？其中为了什么？自然，他师父是生是死，跟他信中所谈的“追风堡”堡主是有极大的关系！

这日，王世烈已到了乌龙山，但见三三两两的武林人物，涌入了“追风堡”，这情形令王世烈大惑不解！

倏然——

背后一个声音传来：

“喂！……阁下慢走！”

王世烈闻声，下意识把脚步停了下来，目光一扫，但觉眼睛为之一亮，一个身着绿衣的妙龄少女，站在了他的背后！

王世烈略为一怔，对方盈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背背铁琴，想来必是一个风雅之士？”

王世烈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过奖了，在下只是爱好而已。”

“你是为参加‘追风堡’开堡二十周年纪念大典而来？”

王世烈一听才知道今天是“追风堡”开堡二十周年纪念大典，由这些参加之人看来，这“追风堡”在江湖上必定有相当大的份量。

当下他点了一点头！

绿衣少女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不知道阁下是那一个门派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姑娘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哦……没有没有……我只是好奇而已！”

王世烈笑了一笑，问道：“在下有事请问姑娘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‘追风堡’堡主为人如何？”

绿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否则我还会问你么？”

“要我告诉你可以，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绿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当你有空之时，给我弹一曲！”

王世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认为我一定会弹琴么？”

绿衣少女一愣，道：“什么？你不会弹琴？”

“我并没说不会，但你怎么知道我会弹琴？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爱好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么，你自然会弹罗！”

王世烈笑了一笑，当下说道：“如不嫌弃，我当为你弹一曲就是了。”

绿衣少女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么，告诉你吧，‘追风堡’徐堡主是一个慈祥老人，受各方尊敬，他以手中双剑，打遍大江南北，未逢敌手，排难解纷，为武林造福，所以受当今武林敬重！”

王世烈皱了一皱眉头，这时，他与绿衣少女已到堡前的大门之外，但见门前站立着一个劲装老人，含笑拱手道：

“二位是为参加本堡……”

绿衣少女接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是参加大典而来！”

“请问姑娘……”

“我叫蓝淑玲！”

“‘天南剑客’是令尊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劲装老人的目光，落在了王世烈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“在下叫王世烈！”

“不知所属何人门下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一时，他不由怔住了！

蓝淑玲忙道：“他是我表哥！”

那劲装老人一怔，随即哦了一声，忙道：“那么二位请进！”

蓝淑玲望了王世烈一眼，当先走了进去，王世烈下意识她挪动了脚步，跟着她走了进去。

他向蓝淑玲道：“多谢姑娘解在下一难，王世烈在此谢过！”

蓝淑玲掩口笑道：“何必学这穷酸象，如过意不去，以后多为我弹一曲就是了！”

王世烈讪讪一笑，道：“如姑娘不嫌弃粗音难闻，在下当为姑娘多弹一曲！”

“好极了，阁下会武功？”

“在下略懂一点皮毛！”

蓝淑玲似想到了什么，黛眉略为一展，问道：“你刚才问‘追风堡’堡主为人如何干什么？”

“在下只是际口问问而已，姑娘请走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岂可同行，蓝姑娘先请！”

蓝淑玲的粉腮，涌起一层依依之情，心里却暗骂一声：

“穷酸相，书呆子……”

她终于瞪了王世烈一眼，掉头疾走而去！

王世烈似有所感触，不期然地又叹了一口气，他似在寻求什么？而又想到了什么……

看去，他象一个文雅的书生，实际上，他是一个孤独的人，他不需要什么，也不会追求什么！

当年的寂寞，变成了他孤独的个性！

他移动脚步，向大堡之门，走了过去，堡前，站立着两个劲装大汉……当首之人向王世烈问道：“请阁下通报姓名，以便接待！”

“在下王世烈！”

“阁下请随我来！”

王世烈跟着劲装大汉，向堡内走了进去，他在思忖如何向“追风堡”堡主询及他师父之事……

他终于决定先见了“追风堡”堡主之后，再作打算。

倏然，他被一阵朗叫声惊醒过来……

“王少侠”

王世烈抬眼一瞧，但见大厅之中，一片人潮，所有之人皆目光，均投在了他的脸上。

大厅当中，坐着一个银发老人，他的背后，紧站着四个黑衣人，那白发老人站起来向王世烈稽首一礼，道：“王少侠远来，恕徐某不克分身相迎，请勿见怪！”

“在下恭祝徐堡主玉体康泰，堡运昌隆！”

“谢谢，请坐！”

王世烈颌了一颌首，在厅前的椅子上，坐了下来，他在思索如何追回师父的下落！

在王世烈转身之际，“追风剑”徐作义的目光触及王世烈背上铁琴时，脸色大变，差一点脱口叫了起来。

但他终是一个极为沉着之人，脸上的惊骇神情一闪即逝，王世烈所能看到的，又是那慈祥的笑容。

“追风堡”堡主的神情，被不少武林人发觉到，只是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为了什么……

这只是一瞬间的事，这当凡一声朗喝之声传来……

“‘五湖钓客’到！”

“五湖钓客”四个字出唇，所有之人脸色齐为之一变，因为此人名头太大，行踪诡异，江湖上只闻其名，不见其人，如今会在此出现，的确大大出人意外！

王世烈举目望去，心头一震，但见这“五湖钓客”，竟是他日月峰下，所见那个头戴斗笠，手握钓杆的老者！

他的背后，紧跟着一个脸带凄色的锦衣少女！

“五湖钓客”向厅内走了过来。“追风堡”堡主迅速地站了起来，躬身一礼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晚辈不知前辈驾到，有失迎雅，尚祈恕罪！”

“五湖钓客”忙道：“唐突造访，徐堡主尚勿见怪，并祝堡运昌远！”

“前辈请坐！”

“五湖钓客”的目光，骤然落在了王世烈的脸上，那两道冰冷的目光，射出了慑人的光芒！

锦衣少女凄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他在哪里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没有答腔，而“追风堡”堡主徐作义倒先开口问道：“请问这位姑娘是谁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道：“她是‘雷电手’的女儿江萍！”

王世烈闻声，脸色一变，想不到那死去的“雷电手”要他找的女儿就是她？

乍闻“追风堡”堡主说道：“原来是江姑娘，不知令尊是否会到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冷冷道：“他可能永远不会到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的目光，又落在了王世烈的脸上，但见他茫然，而又吃惊地坐在那里。

“追风堡”堡主是何等之人，怎么会看不出“五湖钓客”的神情，当下忙道：“前辈到此，谅必有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尚请明言。”

“我为‘剑海六友’之死而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——大厅之中所有的武林高手，全都叫了起来——包括“追风堡”堡主在内，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震惊之事，“剑海六友”名震天下，为当今武林六大高人，会突然死亡，这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，难怪所有之人都脱口叫了起来……

“追风堡”堡主脸色乍变，禀声道：“你……说‘剑海六友’死……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就要问一个人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江萍急切而又凄怆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他到席在哪里？”

“追风堡”堡主急急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杀我父亲仇人！”

“他在本堡之内？”

“大概是……”

王世烈闻言，心里暗暗吃惊，只是他从小养成了那孤僻的个性，喜怒哀乐，很不容易表现出来！

他依旧坐在那里，似在思考着一件极为重大之事……

“五湖钓客”突然起身，向王世烈欺了过来，而王世烈依然一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！

场面情势，骤现杀机，所有之人的目光，均落在了“五湖钓客”的身上。

“五湖钓客”走到了王世烈的面前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请了！”

王世烈抬头望了“五湖钓客”一眼，他的神情依旧十分惨淡的，没有人能猜测他心目中到底在想什么！

他深深地问了一句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还认得老夫？”

王世烈侧了一侧首：

江萍一个箭步，欺了过来，厉声道：“老前辈，就是他么？”

“五湖钓客”一时没有答腔，他白眉略为一皱，而王世烈却下意识站了起来！

“五湖钓客”的目光，落在了王世烈背上铁琴时，脸色亦为之一变，惊骇之色，在他的脸上，一闪而逝，忙问道：

“阁下是否可以将你这一柄铁琴借给老夫一瞧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老夫只是好奇。”

王世烈没有答腔，他解下了背上铁琴，递给了“五湖钓客”，“五湖钓客”目光一扫，脱口而叫：

“是‘鬼琴’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——厅堂之中半数之人，又为之脱口而叫。

王世烈也为之心头一寒，他错愕地注视着“五湖钓客”，“五湖钓客”缓和了一下脸上神情，问道：“阁下是‘鬼琴书生’的传人？”

“鬼琴书生”四个字对于王世烈是极为陌生的，他愕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五湖钓客”脱口道：“不是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师父是不是‘鬼琴书生’你会不知道？”

王世烈怦然地领了一领首。

“五湖钓客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‘鬼琴’之名，震撼武林，想不到二十年后，又会在这里出现，阁下真是够狠的……”

王世烈冷冷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江萍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阁下到过日月峰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么，你为了六枚‘死亡钱’杀了‘剑海六友’？”

王世烈突然冷冷笑了起来。现在他终于明白“五湖钓客”与江萍之来势汹汹，是认为他杀了“剑海六友”！

王世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错了，我并没有杀死‘剑海六友’，倒是在事后，我到了日月峰，也见了垂死的令尊，他要我告诉你他死了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在下什么地方胡说？”

“你杀了他们，不敢承认？”

王世烈依旧没有动怒，淡淡说道：“我根本没有杀他们……”

“你撒赖，谁相信你的鬼话？”

江萍怒喝之下，断喝声中，一掌向王世烈拍了过来。

两人距离甚近，加之江萍怒极出手，其势如电，而王世烈竟似一无所睹，木然站立不动！

倏然，绿衣人影一闪，江萍劈向王世烈的掌力，突被迫了回来，人也拿桩不住，下意识退了三四步。

绿衣少女蓝淑玲已站在了面前。

江萍粉腮大变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找死么？”